

漂·泊·的·家·园·

漂·泊·的·家·园·

漂·泊·的·家·园·

郑国贤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漂·泊·的·家·园·

漂·泊·的·家·园·

漂·泊·的·家·园·

漂·泊·的·家·园·

郑国贤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泊的家园/郑国贤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9
ISBN 7-5006-3059-X

I.漂… II.郑… III.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0087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0.75 印张 3 插页 227 千字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17.30 元

内容提要

拥挤在人均不足四分耕地上的农民如何摆脱世代代困扰着他们的恶梦——贫困？福建省莆田市忠门镇的十九万农民用实践回答了这一问题——走出家园闯天下。

如今具有肩挑蒸笼走天下悠久历史的忠门农民已从最初蒸笼修造发展到竹木经销、五金建材等行业；从几十人闯天下，扩展到四万多人走天下；从省内闯进京城，闯到全国各大城市，甚至闯出了国门……他们凭借特有的胆识、智慧和勤奋获取了最初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巨额财富，他们的心态、观念、行为在转变之中。

作者试图用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展现忠门农民由艰难求生存到艰苦创业的宏伟进程，揭示他们复杂多元的心路历程。

我以一个农民儿子的身分，
谨把此书献给——
九万万为摆脱贫困不断拼搏的中国农民；
九万勇敢闯天下的忠门男人
和他们含辛茹苦的妻子、
倚门张望的母亲……

目 录

第一章	地瘦神灵	1
第二章	孤帆远影	13
第三章	梦断家山	26
第四章	逼出家园	45
第五章	别无他路	61
第六章	“转战陕北”	81
第七章	风雪旅程	97
第八章	狼牙山下	116
第九章	绕过唐山	129
第十章	农民进京	143
第十一章	春寒料峭	154
第十二章	昆明故事	168
第十三章	琼山二蒋	187
第十四章	东埔双李	200
第十五章	法律武器	210
第十六章	支部书记	224
第十七章	燕山红叶	242

第十八章	北京人说	253
第十九章	雪国少年	270
第二十章	上海·大同	289
第二十一章	走出国门	302
第二十二章	心系故园	316
后 记	333

第一章

地瘦神灵

忠门镇位于福建中部沿海年轻城市莆田的海滨,原属莆田县,1996年8月划入新成立的莆田市湄州湾北岸经济开发管理委员会管辖。

莆田拥有许多雅致的别称。如:“文献名邦”、“海滨邹鲁”、“梅妃故里”、“妈祖故里”、“戏曲之乡”、“田径之乡”、“绘画之乡”、“摄影之乡”等等、等等……有些是历史的,有些是传说的;有些是国家权威部门颁布的,有的却是某些名人心血来潮写在一张宣纸上的……

与莆田所拥有的这许多好听的称号相比,忠门镇的别称——“蒸笼之乡”有点俗气,有些怪。说怪不怪,“蒸笼之乡”无非就是专门修制传统竹木炊具的工匠多而已,尽管它是如今闻名遐迩的“海峡和平女神”妈祖的真正诞生地。

忠门地名的由来,要追溯到遥远的唐代,它与妈祖的家世有密切的关系。

据有关史料记载,唐代莆田“九牧林”中的林蕴,是林默(即妈祖)的七世祖。唐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林蕴明经及弟出身,后征召为西川节度推官。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西川节

度使刘辟谋反，派剑子手持刀架在林蕴的颈项上，胁迫他随刘辟反叛；可是林蕴毫不畏惧，反而厉声叱骂道：“死即死，我颈岂顽奴砺石耶？”刘辟看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终不敢杀。川乱平息后，天下称其“忠节”，林蕴名震京师，皇帝授予礼部员外郎。不久，又被提拔为邵州刺史。宝历二年（公元 826 年）病故。咸通十年（公元 869 年）追谥号“忠烈”。因此，自唐代起，林家便有“一门忠节”之称，林蕴的曾孙林圉，官居威武军节度、武勇将军。后来迁居湄洲湾北岸的浮洲埔，因此他在浮洲亭（今忠门亭）路口立了一个碑坊，上刻“忠烈”二字，弘扬其曾祖的丰功伟绩，民众习惯把忠烈坊叫作“忠烈门”。

显德元年（公元 954 年），林圉之子保吉（妈祖的曾祖），在后周任统军兵马使，世宗与北汉刘崇战于高平山，周都检赵匡胤督战，保吉在这次战役中立了战功。后来由于天下局势混乱和自己年老力衰，就弃官归隐湄洲湾浮曦（今莆禧）西侧的贤良港（今忠门镇港里村）。保吉之子林孚，官至福建总管。林孚之子惟恣，为五代闽时的都巡检，其妻王氏，于公元 960 年生下了林默。

宋禧祐六年（公元 1061 年），仁宗皇帝为《林氏族谱》题诗，其中有“忠孝有声天地老，古今无数子孙贤”之句。同时，仁宗还亲笔御书“忠孝”二字，赐予侍从御史林悦。为的是表彰妈祖的七世祖林蕴“一门忠节”和妈祖“救父寻兄”的事迹。后来，远近的人们就把“忠烈门”简称为“忠门”并逐渐演变为地名，如今成为忠门镇人民政府的所在地。

林默就是妈祖的原名，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 960 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相传她出生时不啼不哭，直到满月时也没叫过一声，故取名“默”。她“幼而颖异，不类诸女。甫八岁，从

塾师训读，悉解文义。十岁余，喜净几焚香，诵经礼佛”，“十六岁窥井得符，遂灵通变化，驱邪救世，屡显神异”，“长能乘席渡海”，“常乘云游岛屿间”，甚至“飞越海上，拯人于溺”。民间广泛流传着“机上救亲”、“收伏二怪”等许许多多的神奇故事。

传说妈祖羽化升天后，继续显灵护佑过往船只，救助海难。她“神功广大，尤著于江淮河海之中，上为国家保卫转输，下为生民拯救陷溺。”“其神力著于南北面者二三万里，盖近千年矣。”因而又被人们尊为海神。几乎所有的海船上都供奉妈祖神像，“凡船舶来往，俱昼夜香火不绝，特命一人为司香，不他事事。舶主每晓起，率众顶礼”。宋、元、明、清历代朝廷均有敕封，累计多达二十八次。诸如北宋宣和四年，首封“顺济夫人”。绍熙元年，进封“灵惠妃”。元至元十八年，进封“护国明著天妃”。明洪武五年，进封“圣妃”。清康熙二十三年，累封“天后”。道光十九年，又加封为“天上圣母”。

我国沿海各地和海外华侨聚居的大小埠头都先后立庙祀奉妈祖。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有妈祖庙，如法国巴黎、美国旧金山、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日本等均有。建于湄洲、天津、台湾北港的妈祖庙被称之为三大庙。

台湾有妈祖庙五百八十余座。除北港朝天宫外，还有台南海安宫，大甲镇澜宫，台北慈圣宫、慈佑宫、福佑宫、关渡宫，新竹长和宫、慈天宫等。云林县天后宫的妈祖神像，还是康熙年间由僧树璧直接奉自湄洲的。

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为妈祖生日，是海峡两岸善男信女祭祀妈祖的高峰日。古籍上有这样的记载：“……善男信女，络绎而来。神诞之前，每日赛会，光怪陆离，百戏云集，谓之皇会。香船之赴庙烧香者，不远数百里而来。……所有可以泊船之

处,几乎无隙可寻。海面黄旗飞舞空中,俱写天后进香字样。红颜白鬓,迷漫于途。”“通宵达旦,游人如狂。”邻近的妈祖庙,在生日前后,都要抬着妈祖神像到港里祖祠举行仪式,称“妈祖回娘家”。

1979年以后,出于和平统一祖国的需要,妈祖这位从辛亥革命后一直被作为封建迷信加以打击的民间神再次得到官方的承认,并进而由官方逐年组织了规模愈来愈壮观的各种纪念活动,民间信仰妈祖的各种祭祀仪式由于没有受到禁止也日益兴盛起来……

妈祖,无疑是忠门人的骄傲。但纵观妈祖信仰的缘起和发展历史,却多少可以追溯出这一地区人们不甘或不满于脚下土地的贫瘠和苛刻,勇于外出漂泊和探寻的胆识,并逐渐形成一种可贵的传统。当然,细心分析妈祖丰富的传说,那其中也散发出一股对大自然的畏惧和崇拜,对命运的跪拜和无奈,对未来的希望和迷惘……

漂泊者,就这样矛盾地背负着坚强和脆弱的双重性格,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又步履蹒跚地走向远方。

像不少地方一样,莆田的文人们也喜欢说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是神奇的。

神奇并不神秘,在苦难的土地上,神灵的传奇之花才开放得分外娇艳,中外莫不如此。人间天堂的温暖光明不正永恒于那个北欧雪夜即将冻毙的卖火柴的女孩子之手吗?

每一个忠门人从祖先手头继承到的只有零点二七亩又瘦又咸的沙质土地,并且还是一片经无数次战火焚烧过的土地。

最严重的折腾当数清初朝廷对福建沿海的“截界”。

明末,郑成功以台湾为根据地,高举“反清复明”大旗。清廷为把郑成功的部队饿死困死在闽海之中,于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六月敕谕福建、江南、山东各地,推行海禁政策。无法奏效,便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诏谕户部:“福建濒海地区,逼近海岛,郑氏时有侵犯,致民不宁守。冬十月遣满员前往设界督迁,凡有官兵民等,违禁出界盖房居屋耕种田地者,但以通敌处斩,务使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这是莆田入清以来的第一次截界。忠门镇全境都在“界”外。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郑氏明军反攻莆田,流落他乡的“界外人”得以重返故土,重建家园;但不到四年,清康熙十六年元月二十九日,清兵再次攻陷莆田,郑氏战败退回台湾岛。清康熙十七年清廷第二次颁行迁界令,又一次造成界外人颠沛流离,大片界外土地再度沦为废墟。

自此之后,莆田沿海一直成为官“匪”拉锯的地方,战火从来没有完全熄灭过。

对于这场伤筋动骨的历史性浩劫,忠门人知之甚少。作者在忠门工作三年时间,从未听人提起过,倒是在小岛岬屿下乡时,偶然听到一则地名传说,印证了这场浩劫,悲惨的往事已带有壮烈和美丽的传奇色彩。

岬屿位于梯吴之西十里的湄洲湾内侧,小岛方圆不足二里,山是光头的石头山,泉水却还算充沛。岛南离海滩不足十步远的低洼处,有口池塘,池水味道甘甜,常年不枯。当地人称它为“龙马池”。它就是这段悲壮传说的来源。传说是这样的:

明朝末年,国事渐非,皇帝多梦。这天早朝,皇帝面色苍白,声音短促,急急令诸位大臣圆梦。

原来昨夜皇帝做了一个怪异的梦。恍惚之中,时而热风扑

面，时而冷得发抖，忽地一道强光升起，烟雾迷濛中飞腾起一头似龙非龙、似马非马、似牛非牛的怪兽，向皇帝迎面扑来。可怜的天子半夜醒来，吓得再也无法睡安宁，眼巴巴挨到五上朝还没有定下神来。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皇帝佬做这样的梦，心中所思可见一斑。看看满朝文武一个个沉默不语，这圆梦的职责自然落在国师的身上。国师面带微笑，缓缓环顾左右，然后朗声奏道：“皇上所梦，绝非恶梦，此乃大喜之事。”果然出言不凡，语惊四座。国师略停了一下，见皇帝转忧为喜，面露急切之色，便更得意了，“热风扑面，乃指南方；冷风刺骨，当喻海上；非龙非马非牛之兽乃民间欲为皇上晋献龙马。因无进贡之机，故梦中向皇上急切扑来，可见天下万民爱主之心甚盛。”

皇帝闻言大喜，急询：“爱卿，派谁前往南方取回龙马？”

国师再次环顾左右，似有为难之色，沉吟良久，道：“新任兵部尚书陈庆良年轻有为，且原籍福建惠安，可派他前往，也可顺便回乡省亲。”

皇帝听后，便命陈庆良前往。

兵部尚书陈庆良，系惠安后田村人，少年登第，可算是春风得意了。只因当时明室宫廷，已是刀光剑影，内忧外患，所以他难免有点少年老成。平时他与同僚之间疏于往来，对于权贵人物，也懒于应酬。不料想，作为权力平衡的结果，却凭空掉下一个兵部尚书。他想推辞不干，又感君命难违。上任以来，一直闷闷不乐。今日上朝，果然被派了个哭笑不得的差使。想到国师那阴阳莫测的笑脸，更令他胆寒。回到府中，与夫人说明，命随从收拾停当，次日天刚微明，便带着三十多个士卒，取道向故乡而去……

半月之行，已来到仙游枫亭海滨。一路打听龙马，自然杳无音讯，陈尚书愈加心灰意懒。恰好他有个姑妈嫁在枫亭，一行人马便进了村。尚书见过姑妈一家，提起此行使命。姑妈告诉他：湄洲湾中的屿屿岛，终年雾气缭绕，绿荫满岛，也许是出异物的地方。尚书闻言，即欲动身。姑妈急忙劝止，说是明天再去不迟。陈尚书看看天色已暮，且一路劳累，也就罢了。

当夜姑妈设家宴招待侄子。陈尚书回想人生坎坷，宦海沉浮，前途渺茫，百感交集，便多喝了几杯。当夜喝得酩酊大醉，次日日出三竿才起床，急急唤人雇船向湄洲湾屿屿岛而去。

却说这小岛屿屿，原是惠安人和兴化人杂居之地。前年，祖居南岸惠安南埔沙格村的郑姓人家，母牛生了一头小公牛。这小公牛生得丑陋不堪，身躯矮小，皮毛结粘，倍遭主人嫌恶。这天清晨，从海上驶来一只小舢板，下来两个红毛番仔，他们比比画画哇啦哇啦了好一阵，岛上居民才弄清他们要买牲口，便把郑家小公牛卖给他们。这俩红毛嫌小公牛太脏，便边拉边赶到海边的一口池塘清洗。哪想到，这一洗，奇迹出现了：只见小公牛眼睛睁大，扬蹄嘶鸣，原来结粘的皮毛变得银光闪闪，光彩照人。那俩红毛番仔又惊又喜，急急忙忙往海边而去，连推带拉把它赶上小舢板，向外海急急驶去……

此时，陈尚书带着皇家兵马正好赶到，问明原委，急忙追到海边，不想时值退潮，岸边的船都搁浅在沙滩上无法下海。众人只好摇旗呐喊，番仔却拒不回头。尚书急了，命人赶来母牛。母牛见自己的仔牛龙马被人赶去，悲痛地长鸣一声“哞——！”那龙马见母牛呼唤，挣扎着要回头，却被番仔勒住，急得扬蹄大跳，小舢板经不起颠簸，翻沉下去，龙马仰天长啸“哞——！”刹时海上乌云密布，一道白色的闪电划破乌云，轰隆隆一声，天昏

地暗,大雨瓢泼……等到雨过天晴,只见龙马消失的地方露出一丘白色的小屿,即如今湄洲湾主航道旁的白矜屿,那小舢板离岸的地方,涌起一垅白沙,人们称它为白矜沙,而先前清洗小公牛的池塘,则被称为龙马池。

陈尚书见龙马已化作白矜,难以回朝复旨,含恨自尽;皇帝闻讯大怒,朱笔一挥,把屿屿从皇家地图上抹去。从此,绿荫满地的海岛变成了光秃秃的荒芜之地,可怜陈尚书的土坟至今仍安卧在屿屿小山脚下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几百年来向游人们诉说自己的委屈和悲哀。

化悲痛为传奇,把浩劫当故事。这就是我们民族(当然也包括忠门人)面对长期贫困和磨难所持有的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她以惊人的忍耐力消解了无穷无尽的苦难。弱者,因此而麻木;强者,因此而拥有挣脱的力量。

莆田的文人称脚下的土地是神奇的,神奇的土地反过来哺育并造就了莆田的文化人。在这里,文化与宗教甚至巫术的混合几乎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妈祖由于政府的肯定,成了莆田全市地位最显赫的历史人物;市政府所在地城厢区有明朝宣扬儒道释合一的“三教先生”林龙江,莆田县则有林龙江的师父“诸林仙子”卓晚春;仙游县以九鲤湖风景为依托,推出以“梦文化”为内容的“何氏九仙”,连商品意识特浓的涵江区也不甘寂寞,找到了铁灶村的一口井,也说是秀才喝了既可治病又能中状元的“仙水”……大街小巷走一回,不难找到几个甚至一排的算命、占卜“一条街”。

在这种“神仙文化”的浓重氛围中,天长日久,作者也难免受其空气的熏陶,遂用来观察分析忠门的地理和人物。

我对着忠门镇的地图横看竖看左瞧右瞧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看出一点象征意义来：这忠门镇的地形，原先不就是一个“人”字吗？前脚（莆禧半岛）长长向前伸出，后脚（东吴半岛）短短随后跟着，越看越像个正在行走的人。1975年完工的西埔围垦，就像在这个行走的人的两脚之间绑上了一条绳子。细细回顾一下也对，当时正号召“农业学大寨”，是禁止忠门人弃农经商，外出“搞资本主义”的。所以，虽然围了垦，增了地，这“人”的肚子还是凹进去的。一直到1994年5月北江围垦合龙成功，这行走的“人”的肚子部位一下子就挺起来了。所以，我此后见到的忠门人，包括他们的领袖人物，一个个挺胸凸肚、气宇不凡了……

始信风水之说并非全部胡说。

1949年10月，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翻身的农民实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梦，喜气洋洋地在属于自己的人均三分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

传统的蒸笼工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被冷漠了，只有极个别的匠人还舍不得丢弃祖先传下来的这一吃饭工具。

忠门人在党的领导下老老实实在自己脚下这片虽然贫瘠却不乏回馈的土地上大作文章，他们对土地的投入是极其壮观的，从不吝啬自己的汗水甚至鲜血。截止“文革”结束的那一年，他们先后进行了十四次与海争地的围垦工程，成功地围起来的耕地面积超过了整个镇原有的耕地面积。1977年，北京的《人民日报》用整个彩色版刊登了该镇西埔围垦工程成功的宏伟场面……

然而，耕地面积增长一倍，人口数量增长得更快，加上越来越

越糟的生产队集体劳动方式,每个劳动日报酬都在一角钱之内,人均口粮每年没有超过二百斤,农民的基本生存需要再次出现危机……于是,蒸笼工艺——虽然已被扣上“弃农经商”和“资本主义尾巴”等帽子,这种传统的“幽灵”仍在严重饥饿的威胁下顽强地苏醒了。

1967年春,以忠门公社东坑大队郑亚柔、郑亚闪为首的二十多名社员,看到农民修房、建房买不到木料,国家给农村供应的木材远远适应不了需要(所有的供应指标都落在干部手中),就担着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帽子的风险,合伙购买胶轮车,打着为自家修房或给生产队建队址的旗号,推车进山区倒卖杉木。这种重体力劳动成分很大但带有经商性质的活动所得到的利益,给了他们启发。于是,他们又重新拾起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手工艺——蒸笼竹器业,在省内生走乡串村,为用户修制蒸笼竹器,年收入可达七八百元,这在当时比农业收入高出三四倍。穷怕了的忠门人尝到了甜头,同时看到了这个潜在的诱人的市场。

第二年,西山大队林渡平父子率领十多人由闽西打入江西南昌、九江一带,把竹木结合的蒸笼投放市场,深受当地用户的喜爱,供销社还自愿包销。于是,忠门人开始了蒸笼竹器的规模加工生产。

琼山大队李青松等一伙人,分析出蒸笼更大的市场在以面食为主食的北方的结论后,就带上篾刀、炊柴、藤条等,北上山东济南、枣庄等地……竹木结合的蒸笼很快淘汰了北方的柳木笼屉。

忠门人顶着中国大地政治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从几个人开始,踏上了一条后来被称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道路……